

新学衡书林

墨经研究

杨俊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新学衡书林

墨经研究

杨俊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经》研究 / 杨俊光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5

(新学衡书林)

ISBN 7-305-03918-7

I. 墨... II. 杨... III. 墨经-研究 IV. B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6234 号

丛 书 名 新学衡书林
书 名 《墨经》研究
著 者 杨俊光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函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华东有色地质勘查局研究所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26.5 字数 660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 7-305-03918-7 / B·290
定 价 5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在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学术之成大器者，必有其依存之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用马克思的话说，观念总属于一定的世纪。自古至今，莫不如是。因而，有意识无意识地，界定话语的“身分”，实为任何学者言说或倾听的前提。当今后殖民语境的生发，使得全球视域中以个体、集体或民族为身分的话语发布者们，倘不努力彰显出自身所负载的“本土”意义域和自我“地方”守护的历史使命，其结局不是在喧嚣中喑哑，便是沦为文化买办式的学舌。

然而，“身分”终究不是文本或护照上的一个签名或照片，也非人种的肤色或语言，它作为一种生命的历史定在，必植根于“本土”生存，习得于“地方”历史。这样，真正的学问，绝不会是无身分的言说和写作。简单地移植西方话语或常人般无根漂泊地人云亦云，制造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又一个无标识的、没有“那一个”（责任主体）的“伪主体”和文本赝品。德勒兹说：“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所以，只有既吮吸了文化母体的精华，又补充了外来养分的融通，才能使思想在深厚积淀的基础上原创性地呐喊出中国学人自己的声音，不至于沦落到被奇景式的观赏所倾倒，不断地为追逐新的时尚所困顿的地步。

“学衡”之缘起，来自于1922年1月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学衡》杂志的创立。在我们民族那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段中，一些中国本土身分的学界精英们创办这份刊物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姑且将批评其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调置之不论，客观地来看，“学衡派”正是试图以学术研究的视角从文化发展的承继性和规范化上，拒斥无根的“全盘西化”，弘扬民族文化，以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和惟科学主义浸入所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制衡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在现代性布展中的沦丧或异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诸如梅光迪、吴宓等一批思想大师倾注全部心力，投身其中，为我们留下了在民族思想史上不会被时代更迭所淡去的宝贵文化财富。

当然，在今天看来，“学衡派”简单地拒绝西学，坚守国学乃至民族性之本土阵地，其做法未免失之偏颇。毕竟，当一种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生命处于危难之际必须重获生机时，它的延续和新生也只有得到了体外新鲜血液的补充与激活，才能更高大地站立起来，只有将自己融入世界文化的平等对话，才能成为民族文化真正复兴的坚实基础。

本丛书以“学衡”为名，于私，是还饱受“左”的思潮非历史地贬谪的“学衡派”以历史公道；于公，是提倡一种植根于学术积淀的思想的原创性和治学的严谨性。然而，也正因为深感《学衡》原旨之不足，故冠以“新”字，以期在“西方中心主义”无意识地成为言说霸权话语的今天，能

有清醒的中国学子从其中超拔出来，在碰撞与交流中带着中华民族的身分走入当代思想大师们的行列。

这是我们的初衷，姑且也作为一种新世纪的守候与期冀吧。

是为序。

张一兵

2002年元旦于南京大学

序

《墨经》是中国名辩学的一部重要文献，素称难治。两千年间，问津者极少。清中叶之后渐有学人进行研究，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一批研究者和专门论著，成就斐然。但是直到今天，在很多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多难点尚未攻破。因而需要有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对现有种种说法进行总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同时提出创造性的观点，把对《墨经》的认识切切实实提高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墨经研究》，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作者杨俊光同志长期研究先秦名学，已经发表《公孙龙子蠡测》、《惠学锥指——惠施及其思想》、《墨子新论》等一系列学界公认的优秀专著。在别人看来，由他来写关于《墨经》的论著自然是游刃有余，不用费力。但俊光同志的心态恰好相反，依然兢兢业业，根据内容要求下了更大功夫。他详尽地搜求前人成说，查阅数百种有关书籍，直接引述《墨经》研究论著达 243 种。对所引材料全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因而能够对它们的是非

得失，了然于心。这是写好《墨经研究》的重要前提。

在《墨经》研究上，他特别推崇前辈学者杨宽先生，认真学习了他的方法论。杨先生国学功底深厚，少年时代就对《墨经》做出极为精确细密的研究，他1937年编定的集其十年研究成果的《墨经哲学》，至今仍是治此学者的必读书籍。俊光同志所用的就是杨先生系统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个别字词置于整个《墨经》体系之中来理解，将《墨经》体系放在各个字、词、话语之上来说明，因而使一些歧见极多的《经》《说》判句分条，《经》文《说》文对应关系得到科学的确定，使历来被忽略的许多字句的校释更合理。正因如此，《墨经研究》的成就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前人都有所超越。

在该书的总论部分，作者着重探讨《墨经》的书名、内容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意义等问题。他坚持杨宽先生关于《墨子》书中《经上》与《经说上》两篇为墨子自著的原始《墨经》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已经不为多数人所注意与认同，但因作者进行了更为有力的论证，令人感到确实可信。作者与一些研究者一样，认为《墨经》是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结合。但如何评价这种形态的逻辑学，作者的看法有所不同。有人以为，这种未分化的状态是中国逻辑学的特点与优点。但作者认为，尽管墨家逻辑学有较高的成就，但没有从认识论中分化、独立出来，逻辑论式的形式化程度不高，恰恰是它不够成熟的标志。我觉得这种观点更加符合实际。

该书分论部分分量较大,共有九十七节,是对《经上》《经说上》诸条的校勘、训诂与研究。作者往往通过对字义的反复比较、推究,对经文做出确切解释,创获颇多。如第四条《经》:“虑,求也。”《说》:“虑 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此“睨”字自孙诒让以来,各家都以为是“视物不明之意”。但作者指出,从《说文》等书的古注来看,“睨”字绝不是泛泛而视之意,从该字所喻之“虑”字看,也不应有此意。“虑”字有两义:求与不必得。此“睨”字是对“虑”字设喻,如依旧说它便只喻不必得义,而忽略了求义。所以“睨”字当作搜求、审察解。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在一些特殊的难点上,作者善于提出大胆的假设,然后小心细致地加以论证,将假设变成科学结论。如第八十四条“经:合,(岳)[正]、宜、必。说:古 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为,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圣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此条之解说极多,但都不能与《经》、《说》相协,作者创造性地指出,“合”字与“古”字当为“后”字,以形近而讹。“后”是继体之君,《经》、《说》所言正是有关继体之君的道德标准与评价办法。这样一来,不但经与说内容相符,而且符合墨家总的理论原则,此条得到完满的说明。

总之,本书在细密校勘、科学解说及重新排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恢复并揭示了《经上》《经说上》两篇奇文的原貌与原意。它是对《墨经》的一个总结性的研究,是

不多见的高水平的著作,该书的出版一定能对先秦各派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阎 韬

2001年12月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原始《墨经》即《墨子》书中《经上》、《经说上》两篇的校勘、诂释和研究。“总论”一篇,主要是进一步论证了近年已少有人注意和认同的《经上》《经说上》墨子自著说,分析了《墨经》的理论体系,指明其所说的“辩”是包括逻辑学在内的认识论,并就认识论与逻辑学关系的角度作出了评价。分论九十七节,是对《经》《说》原文的逐条研究。全书以恢复《经》《说》的原貌、原意为目标,尽力充分考察前人校勘、训释、研究的成果(直接引述各家墨学研究论著243种),从历史上直到当代的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出发,在学界已达到成就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并根据对名家学派的长期研究,祛除了一些名墨混同以及其他的误解,展示了墨名之间的真实关系。

Abstract

The book is an annot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two chapters of The Book of Mohism—The Jing Shang, and The Jing Shuo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ast scholars (with reference to 243 books), it presents 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on Mohism and hopes to push forward the research.

The book is made up of three parts. The introduction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viewpoint that the two chapters were written by Mo Tzu himself, a proposition that has been ignored and denied. It goes on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ohism and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epistemology and its logic. The second part contains a literal annotation of 97 articles of the two chapters. The third part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chool of Nominalism and the school of Mohism. It has long been held that these two schools are identical and intertwined.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are thereby expounded and clarified.

凡 例

(一)本书校勘、诂释、研究的《墨经》，是墨子自著的原始《墨经》，即《墨子》书中的《经上》、《经说上》两篇（采杨宽先生说，后详）。

(二)“《经》、《说》原文”、“《经》、《说》分条表”所录文字，悉依（明）正统《道藏》本。

(三)分论中《经》《说》条次并首所列原文，悉依“《经》、《说》分条表”。

(四)每节研究，均先列出《经》《说》原文，然后根据其文及历来学界研究的不同情况，按存在问题分别叙述之。其有与他家学说相关者，亦略加阐述。

(五)每节研究首列原文中的讹、衍、脱、窜之处，认为有据者皆以通用校勘符号标明之；证据不足者则仍其旧，但于叙述文中云当如何如何而已。所列《说》文，凡有取自《经》文首一字或数字的标碟字者，皆于其后空一个字的位置再录《说》之本文，以示区别。

(六)每节研究罗列各家成说（后出从同者不录），意在显示前人研究进展的历史足迹，并据以指出其是非所在；非者证明之，是者则补充疏通之。至于不能读解的疑难之处，则不强作解人而申明之以俟后之贤者。

《墨子·經·說》原文

(明正統十年道藏本)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也知材也平同高也虛求也同長以而相害也相接也中同長也怒明也厚有所大也仁能愛也日中而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也園一中同長也行為也方柱隅四議也實蒙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兼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得自作也纏間虛也詐作味也盈莫不有也虛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撰相得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撰有不相撰也勇恣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撰撰也力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併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為然也做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仇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害也為窮知而餘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與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

舉加舉其實也知間說親名實合為言出果也間得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明通約也合者宜必功利民也欲者權利且惡者權富實上報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薄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聽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也壹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微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偽去也服執說暗巧轉則求其故大益依損抵法同則觀其同虛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固以別道讀此書旁行去無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者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者若明仁愛已者非為用已也不若愛馬者若明義志以天下為勞而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優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振忠不利窮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為分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規

城得全伍與人送人衆皆謂為是為是之台
 杖也弗為也廣已惟為之知其也駢也所令
 非身弗行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
 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言
 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極之生商不可
 必也則寧平悛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
 言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
 非是也治吾事治夫人有治南北寒之必其
 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誰必其行也其言
 之忻寒告以文名梁校實也故言也者諸口
 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僮也言也謂言猶石
 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
 者也若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衆家功不
 待時若衆家罪不在禁惟言無罪始始上
 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
 見是極也若事君今古今且莫守東西家
 南北窮或不容又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
 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
 龜為鶉按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全存謂
 其存者種優昉民也庄區穴若斯說當動偏

祭從者尸柩免獲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
 若夫適極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適梁
 必謂善與者也若弟兄一傑者一不傑者必
 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莊之同長也心中
 自是往相者也辱惟無所大圍規寫丈也方
 矩見丈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
 有聞謂夾之者也聞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
 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
 也虛虛也者前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
 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豎異處不
 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揆尺與尺俱不豎端無
 端但豎尺與或豎或不豎豎白之揆相豎體
 揆不相豎端依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厚
 可法豈規負三也俱可以為法得然也者民
 若法也彼凡牛拒非牛雨也無以非也辨或
 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
 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大為欲難其指智不
 知其當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
 其當也而猶欲難之則難之是猶食脯也豎
 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驗是不以所疑止所欲

也。庸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僻於欲之理難辨而非怨也。難指而非惑也。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己為事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名物違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戚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讓謂狗大命也。狗犬果也。叱狗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摩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戚之為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也。者勿疑仗者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醫易也。膏盞蕩也。順長治也。意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恐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切還園。

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鈎尤早死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通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賈賤也。諾趨城負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執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真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夫。

《经》《说》分条表

据近世学者考定,《经》《说》之写式,曾屡经变迁,在今传本以前流传的,是一种虽亦《经》《说》分写、各自为篇、《说》文逐句接写如今本而《经》文却是每句一行、共分两列、旁行为读之本。由于今传本在将《经》文改成逐句接写时误为直下连录,致使上下列交错相次,文意遂亦奇偶错综而间一相承,与《经说》次序不相对应。本表之编制,除定其次序、引《说》就《经》以外,又兼取伍非百(1)、范耕研、高亨(1)* 之意,使《经》文横读《说》文直读符合今传本次序,而《经》文《说》文俱直读则与今传本以前之本相合。

《经上》上栏、《经说上》前半	《经上》下栏、《经说上》后半
1 故,所得而后成也。 故 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	51 止,以久也。 止 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夫过楹。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人过梁。
2 体,分于兼也。 体 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52 必,不已也。 必 谓台孰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

* 本书称述时贤、前辈论著,皆略去“先生”一语,又用名不用字、号;以省篇幅,以归一例。各家论著名称详见“引用各家墨学论著简目”,(1)(2)……是同一作者以时间排列的不同论著序号。